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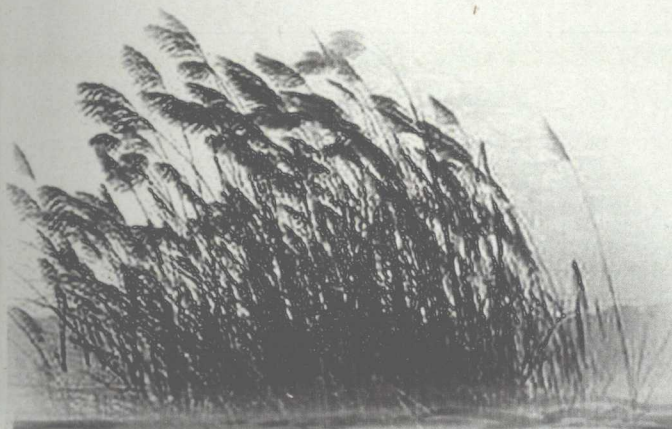
● 长江作家文集/陈儒家 主编

魂断西楼

长篇现代社会小说

沙尘 著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大众文艺出版社

hunduanxilou

变册各内

|| 陈慧琳一吴玟

魂断西楼

|| 陈慧琳一吴玟

|| 陈慧琳一吴玟

沙尘著

|| 陈慧琳一吴玟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魂断西楼/沙尘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6

(长江作家文集/陈儒家主编)

ISBN 978-7-80240-029-0

I. 魂… II. 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7185 号

书 名: 魂断西楼

著 者: 沙 尘

策划编辑: 赵 杰

责任编辑: 杨淑萍

设 计: 南京中山文学院编辑部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社 址: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60.00 元 (全套)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悲剧!

美貌绝伦的东方雪宁出身于社会底层。不懈奋斗,个人追求,使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她的不长的人生历程中,经历过了复杂而坎坷的爱情、婚姻、官场生涯,最后……

东方雪宁的妹妹东方雪梅,亦经历过了复杂而坎坷的爱情、婚姻,最后……

东方雪宁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入呢?

一位学者在评论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的形象时说:这是一个性格、心理很复杂的人,恐怕难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有一句话:一千个读者的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作品旨在表现出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特殊性”,又具有“人性的普遍性”。

作品通过故事情节,对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新闻、人性……进行了思考、探索和阐述,突出作品的思想性。

作品体裁新颖、独特,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感人。

自序

又是一年秋风萧瑟、秋雨绵绵。

又一部小说出版了。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明的深深的疲惫和复杂心理。

写作之清苦、之艰难，个中滋味，我算是体味到了骨髓。有一位著名作家在自序中说：写作原是一件最寂寞最孤独的工作，需要最大的“毅力”去“进行”、去“完成”。在写作的过程中，痛苦实在是比欢乐多。尽管我有时也很潇洒地说：创作本身是一种享受，一种挑战。但是，人类的挑战有多种不同的形态！天下就有些傻瓜选择赛车职业，每次把自己放在生死边缘中，经常撞得头破血流。天下也有些傻瓜选择写作职业，每次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面对着成叠空白的稿纸，硬要把自己脑海里抽象的思想和感情，具体形象地搬到稿纸上去。

不过，作家接着又说：自己心中也很明白，并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写作”，假若“写作”真的很痛苦，我大可以不写……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

词汇，只是写作的一种工具，如何把这些词汇组织起来，使之文采飞扬，比较完整、充分、自然、流畅地表达出一种意境、一种思想、一种感情、一种心理，让自己比较满意，为社会所认可、接受或者进一步说——赞赏，确实是一件大不易的事。随着春风秋雨，年复一年，随着写作，这种感受我确实是越来越深了。阅历，以及思想

心理的相对成熟,我现在几乎都不敢看早些时候写的那些东西,那简直让人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惭愧、汗颜乃至恐怖的感觉:怎么会写出那个水平的东西?

有些熟人常问,在报刊上常见到你写的东西,你怎么会写那么多?你哪来那么多东西可写?然后就怎么怎么地客套过奖了一番。

实际上我并没有倚马可待、援笔成文之才,我一直都写得很辛苦、很累。写一篇散文或什么,首先我必须置身于一个特定的环境,或面对某种事物,有所感有所思,让思想感情和心灵进入了一种时空,感受着、思索着,激动、甚至于流泪,我才能在此基础上写出东西。这实际上就显出了一种笨,听说真正有才气的人是不需要这么累的。我曾经在和一位文化界人士的通信中说:自忖才气并不好,如没有一个特定的环境或事物,触动了我的心扉,引发了我感动、思索、联想,我就无法写出东西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话我想是很有道理的。

写出一篇能让自己几年后再看时仍然满意的作品,这可能就是好作品。有所感有所思,进入一种意境,不急不躁,不急于求成,持着一颗平常心,应该说,这是写出好作品的基础。回想早些时候写的那些不敢回头再看的东西,我想,问题可能就出在缺乏一种比较成熟的写作心理和写作态度。唐朝的李贺,七岁能诗,年仅十五,“乐府数十篇,云韶乐工,皆合之管弦”;二十岁不到,已成为誉满全国的著名诗人,因此还被许多争名者所深深妒忌。李贺去世时年仅二十七岁。唐诗宋词被后人认为是中国诗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然而其中的诗句,脍炙人口,被一代代传诵、引用的,我觉得并不是很多,而李贺则是其中的一位。“黑云压城城欲摧。”(最常见)“天若有情天亦老,”(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引用)“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黄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用媒。”……这么一个

才华非凡的青年诗人,写作时则非常刻苦、认真、用功,“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专家解释:窗外的破晓残月,像一张玉弓远远挂在大边。说明诗人时常通宵构思……

一位七岁能诗,十五岁满腹经纶,二十岁不到名扬天下的著名诗人,尚这么刻苦、认真、用功,相比我等拙笨之才曾经有过的写作精神、态度,想来实在是令人羞愧之至。我等拙笨之才当更加刻苦、认真、用功才是。

再一个方面,爱读书、多读书,是写作的一个丝毫不可或缺的基础。由偶然原因,碰上了一件较离奇或新鲜的事,你的文字水平又可以写一封比较顺畅的信,这时,你可能会平铺直叙,把这件事写成一篇一两千字的作品发表,这完全有可能。然而再进一步写,长期地写,越写内容越丰富、充实、规模越大,如果缺乏一种爱读书看报的精神,你就会感到了一种内在的空虚,笔下苍白,写不出。笔者有一位亲戚,1983年曾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小说。这位亲戚平时不爱看书看报,但能写一封文笔顺畅、让人看了比较欣赏的信。83年以后,他也发了一些豆腐块之类,二十几年来,算来至多不会超过一万字。谈到写作的事,他总会有许多“宏伟计划”,打算写什么,然而直到今天,二十多年了,我始终未能见到他发表一篇三千字以上的作品。凭心而论,他有文字方面的天才,如果爱读书多努力,有一定的文化积淀、素养,是会出成绩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几乎从来不读书看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曾计划写一部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和我谈小说内容构思时,说得也头头是道,然最终写不过三千字便黯然收笔了,原因是笔下滞涩,难以用文学语言来描写、叙述、表达。

文学语言是一种无意识中长期积累培养的结果,靠的是爱读书多写,绝非临时抱佛脚所能形成的。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读书就多,一直以来,我很遗憾很

惭愧的一点就是读书太少,如果形象一点比喻的话,人类的灿烂文化是一条长河,而我所知道的,用长河中的一滴水来比喻恐怕都嫌夸张,不,只是一丝用肉眼看不见的水汽。我一向很敬仰那些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的人。在我看来,胡耀邦已经是一位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的人,然而他总遗憾自己读书不多,说自己读过的书胡乔木几乎都读过,而胡乔木读过的书,很多他都没有读过。这里我顺笔还要特别提到毛泽东。就事论事、客观公正地说,毛泽东的好学精神、学问,在现代确实难有人比。读毛泽东诗词时,我常惊叹诗词中所蕴含的极广极博极深的学问积淀,那要读多少书啊!而其中的许多书,在一般读书人(如我等)看来,都是极艰涩古奥且枯燥乏味的,毛泽东不但熟读了,还融会贯通、学以致用。据资料,一部《资治通鉴》,毛泽东曾通读了十七遍。一部《红楼梦》,毛泽东至少读了五遍。还有像砖头那么厚的《二十四史》,毛泽东不但细读了多遍,还做了细密的评点。这样的学问大家、学习精神,实在是令人高山仰止,几辈子都学不会。我永远都会敬仰毛泽东的学问和读书精神。

在人生的长河中,当一个人遭遇挫折或取得成就,或做了某一件自认为比较重大的事时,往往会夜不成寐,浮想联翩,回忆起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旧事前尘,最让我痛心和伤感的是失去了人生岁月中最纯真、最烂漫、最灿烂、最美丽、最活泼、最充满了奋斗激情的金色的学生时代。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惟有在学生时代前冠以“金色”两字。每当听到什么人谈到自己在中学时代或大学时代什么什么时,XX届同学聚会,我的心尖就会有被撞了一下的感觉,并总会萌动了一种浓浓的挥之不去的伤感。学生时代,可以让一个人接受比较系统完整的综合文化知识教育。失去学生时代,固然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有关,但我从来认为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自己的家庭,长辈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像当时我们这样的穷人家,读书几乎不用花钱,也就是说,不存在因为穷而读不起书的事,只要

长辈重视一下,去学校联系一下就成了。这件事,成为我今生心中的一块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伤结。八十年代中后期,虽然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了一张大学文凭,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人生的缺憾,但与在校园中度过的整个学生时代相比,毕竟有许多本质上的不同,校园中系统的教育、校园的欢乐、校园的丰富多彩,许许多多终生难忘的老师、友好同窗,是自学考试之类所根本无法相比的,纯粹的自学实际上是很孤独、很单调、很寂寞的。可以说,一个人失去了学生时代,就等于失去了一个青春年华(不说深深地影响到后来的前程命运),失去了在那个年华最可能出现的爱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爱情,从来就没有这方面的实际生活。没有爱情经历的人生,是一个特别遗憾的人生。我很羡慕余秋雨有马兰这样的一个美丽、多情、善良、贤淑、富于文化教养的妻子。从余秋雨对爱妻的深情缅邈的描写中,我觉得像马兰这样的古典式女子,即使余秋雨遭到厄运的重创,马兰也决不会离他而去,一定会和他相依为命,共度凄风苦雨。

自序或后记,大都是作者在书即将出版的有感而发,以上这些杂乱无章的文字,就算是作者的一些感言吧。至于这部书怎么样,那就请读者自己去评判吧。

保姆从一旁轻轻地走过来，用复杂的眼神望着东方雪宁，怕惊动了什么似的细声问：

“很晚了，要，要不要吃点什么？”

东方雪宁缓缓地摇了摇头。

保姆走开时，东方雪宁“嗯”了一声，问：

“孩子呢？”

“已，已放你屋里了。”

东方雪宁曾交代，只要她回来，孩子就放在她屋里，跟她一起睡。

进了卧室，东方雪宁暗淡的目光顿时透出了一丝光亮：儿子睡得正香，脸色红润润的。一个小天使！

东方雪宁在儿子旁边躺下，轻轻地抚摸着儿子红苹果似的小脸蛋，不住地吻着，泪流满面……

午夜时分，东方雪宁的卧室里响起了孩子的啼哭，哭声久久不息，在静夜里显得特别响亮，直至把隔壁不远的保姆惊醒了。

像这样长久不息的哭声是从来没有过的，东方雪宁这个当妈的怎么啦？保姆从她的房间中走出来，把头倚在东方雪宁的卧室门前听着，里面除了孩子的哭声外，别的什么动静都没有。她轻轻地敲了敲门，然而许久什么反应也没有。她愣愣地站在门前，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直奔王碧华的卧室。敲了几下门，门开了，露出了王碧华松弛而疲倦、烦闷的脸。

“夫人，夫人”……保姆神色慌慌的。

“什么事？”王碧华不耐烦地问。

“雪……雪宁……你听，孩子哭了很久了，雪宁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以前，从……从没这样，会……会不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少年,有着在那个岁月的许许多多美丽、璀璨而又神奇的梦,然而,真实的少年岁月,则往往又是大相径庭的,有的人充满了阳光和鲜花,有的人充满了阴霾和荆棘。东方雪宁记忆中的少年,似乎从来就没有过阳光和鲜花。精神上,由于逝去的父亲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职,背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十字架,她也因此被划入了劣等公民的行列中,遭尽了从社会到学校的白眼和歧视,即使是像加入少先队这样的事,她有没有资格成为第一批少先队员,学校里也是要特别考虑一下的。当慈眉善目的女班主任告诉她,她被批准为第一批少先队员时,从班主任那欣慰而慈祥的目光中,她幼小的心灵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能有幸成为第一批少先队员,是好心的班主任做了特别努力的。班主任的那份慈祥的目光,永远地镌刻在了她的记忆中。物质上,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在一家手工工厂干活,这家工厂一年中只有半年活,余下的没活干的日子里,母亲便挑着两只破筐子四处收破烂,艰难地维持一家四口人的日子。东方雪宁是长女,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作为长女,她自然地要做许多力所能及的事,为母亲减轻一些生活的压力。每天早晨,天才蒙蒙亮,她便起床,提着一只暗灰色的破麻袋,扛着一把竹篾去郊外的果园扫树叶,以省却家中买柴火的钱。

生活,使东方雪宁自卑而又倔强。在这个世界上,她不敢像其他女孩子一样肆无忌惮地大声说话,她是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她害怕说错了话被人说是家庭教唆出来的,连累了母亲。学校里有一个六年级的家庭成分地主的男生就因为说了一句“反动的话”而连累了他的地主父亲,地主父亲被治保主任传到街道,训令他老老实

实交代如何教唆子女发泄对共产党不满,对现实社会不满。

在饱尝从学校到邻里的歧视中,东方雪宁在心里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努力读书,将来考大学,改变自己在世人心目中卑贱的地位。凭着自己的长相,凭着大学生的身份,将来也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有家庭地位的郎君,到那时,就能真正出人头地,也让母亲从苦难的日子里解脱出来。她觉得自己一点都不比那些歧视她的人差——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资质,她总有一天要让那些自视天生就高她一等的人认识她。每当夜幕降临,看着又黑又瘦的母亲挑着一担收破烂的筐子疲惫不堪地跨入乌黑的门坎时,她的那种改变命运、出人头地的念头就更加强烈了。

特殊的环境,使东方雪宁从小就不爱多说话,总是用一双与她的年龄不大相符的大眼睛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她学会了忍,把一切不快都深藏在心灵深处,她知道她也只能这样,不忍又怎么样?举目四顾,谁是她的依靠?母亲已被生活压得累弯了腰,除了一些简单的不能不说的话外,母亲一天都说不了几句话;再说,国民党太太的紧箍咒也使她习惯了少说话——祸从口出。东方雪宁除了煮饭洗衣服、照顾弟妹、每天一大早去郊外的果园里扫回一麻袋树叶外,她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晚上把锅碗洗刷后,她便点上煤油灯,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后,接着做自己给自己布置的课外作业,直到困得不行,想想明天还要早起扫树叶,才吹灯上床。

东方雪宁是班上的学习尖子。每次分考卷时,卷首上红红的“拐棍眼镜”(百分),总是给她带来了发自心灵深处的欣慰,也是她的苦涩的生活中最甜美的一刻,从中她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她的家住在古平市西北角梅子巷深处的一座近百年的大厝里,一家四口人住着里外两间房,统共不过30平米。外间的屋子用做厨房兼吃饭的厅堂,里间是卧室,搭着两张用竹马支着的木板床,东方雪宁和妹妹东方雪梅合一张床,母亲和弟弟雪军一张床。这两间房子是50年代初土地改革时祖父祖母从一家陈姓的地主

家分得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个两个时代都没沾到多少光的家,祖父祖母靠给人纳鞋底度日,属城市贫民阶层,虽然儿子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但因为只是个下级军官,收入不多,所以父母并没有得到多少福荫,这也是50年代初被列入分房阶层的主要原因。随着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东方雪宁的父亲携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回了老家,跟父母住在一起,父母离世后,便继承了这两间老房子。

岁月的流逝,政治上的循环,“四人帮”倒台后,终于揭去了紧紧地笼罩在东方雪宁身上的梦魇,使她得到了翻身,再也没有人说她的家是反革命家属,没有人骂她百般艰辛的母亲是国民党太太,她是反革命的女儿。在这个问题上,她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获得了政治上的相对平等。她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迎接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当然,物质上,她的家仍然是贫穷的,靠着母亲的那么一点收入,是无法不贫穷的。东方雪宁深深地明白,要想彻底改变贫困的家庭,低人三分的社会地位,唯有靠自己不懈的奋斗,“家贫子读书,”此外,没有第二条路。

在异常艰难的困境中,几年后,东方雪宁终于接到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北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望着闪闪发光的录取通知书,她禁不住落下了她不轻易流出的泪水,大有一种拨开阴霾见日出的感觉,有一种可以挺起腰杆迈开大步的感觉。

——东方雪宁实现了她人生的第一个梦。

带着简单的行囊,东方雪宁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了列车。

列车在秋风中呼啸着,飞驰在长江三角洲上,跃过了只有在电影中才看到的像长虹一般飞架南北的南京长江大桥,奔上了广袤的北方原野,驶向东方雪宁梦寐以求的那个古老而美丽的京都。

望着车窗外绵延起伏的山峦、滚滚奔流的黄河、齐鲁大平原上

突兀而起的巍峨的泰山……东方雪宁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车窗外美丽的秋天的北方原野、黄河、泰山,是她熟悉而又不熟悉的。在书中,她无数次地接触过、想象过、神往过眼前的一切,但也仅此而已,她有时候甚至于怀疑过她是否有一天能亲临亲睹眼前的一切。今天,她终于进入了她想象过、神往过的河山中,把自己真真实实地融入其中。她更深地体会到人生在世努力奋斗的真谛,是的,只有奋斗,不懈地奋斗,才能实现许许多多美丽的梦,才会真正地成为这美丽河山中的一分子,而不仅仅是想象、神往。

到学校报到时,东方雪宁的外貌、气质,引起了许多人的注目。十八岁的她,确确实实已成为一朵袅袅娜娜、亭亭玉立的晨曦中的芙蓉花。身材高挑,柳腰款摆,身段风流。一头浓浓密密的乌发,如瀑布一样地垂在后背上,用一块绯红色的丝绢在发梢上随意地打了朵结。椭圆型的雪白的脸上,飞着两片淡淡的红云。眉弯柳叶,瞳仁墨黑,眼白中透着只有青春少女才有的浅海蓝色,水光盈盈;又透着一丝冷冷的沉静、淡漠。她的整个精神气质,给人以一种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言语不多、更多的是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感觉。

东方雪宁开始了大学生涯。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她的宿舍在四楼,共住了八个人,上下铺四张床。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东方雪宁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她一点也不敢懈怠,她深深地知道,她才刚刚开始理想岁月的第一步,离她美丽的境界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而要达到那个境界,仍要付出许多艰辛的努力。在进入大学以前,她什么舞都不跳,哪怕是最简单的交际舞。大学生活无疑要比中学丰富多彩许多,为了应付一些难以避免的文化活动,她学会了跳舞,学会后,也就到此而止,她不想也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那些事情上,她要奋斗,她要出人头地,为了那个苦难的家,也为了自己从很小时就立下的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心志。

东方雪宁默默地来去，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星期日，除了偶尔上街买些生活必需品，她把绝大多时间都花在图书馆中，静静地看书、做笔记。晚上，宿舍中也大都只剩下她一个人，在灯光下整理白天的功课，思索，写心得感受。一个学期后，她的一篇颇有深度的文章在一家权威的经济杂志上发表了。在文章中，她对国家当前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博得了学校中一些资深教授的赞赏，在这座百年的著名学府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东方雪宁一下子成了这座著名学府的名人，同年级的不同年级的学生都纷纷打听她，渴望一睹这位才女的芳容。见过她后，尤其是男生，都为她的才貌而倾倒。

“啧啧，真美！绝了！气质更绝了！想不到！想不到！”见过她的男生回去后都啧啧不止，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引发了更多的人来欣赏她，教室外，宿舍外，总断不了探头探脑的人。

东方雪宁并不为此而陶醉，这只不过是她小试牛刀而已，离她的目标还远着呢。她冷冷地、不动声色地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切。她开始接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求爱信，看了信后，她总是默默地把信处理掉，从不作出任何反应。于是，“冰美人”的绰号开始落在了她的头上。对此，东方雪宁也不过淡淡一笑，不发表任何想法。

宿舍中，有一个叫张丽颖的同学和东方雪宁的关系特别好，她们特别谈得来。东方雪宁睡上铺，张丽颖睡下铺。张丽颖也是南方人，有着和东方雪宁差不多的家境，这可能也是她们特别谈得来、关系特别好的基础。张丽颖长着圆圆的脸蛋，一笑俩酒窝，甜甜的；娇小玲珑，活泼好动，不像东方雪宁那样沉静、含而不露。

张丽颖的功课也不错，只是没有东方雪宁那么出色，也没东方雪宁那么刻苦、用功。她只想完成学业，来日找一个好工作就行了，没有东方雪宁的鸿鹄之志。只要不影响功课，该玩的她就玩，京都几家比较有名气的歌舞厅都少不了她的身影。她常对着埋头书本

的东方雪宁说,过去受的苦还不够啊?只要大学能毕业,找个好老公,有个好家庭就行了,何必那么死用功,那么亏待自己,像个修女似的。

对张丽颖的这番话,东方雪宁总是淡然一笑,不说什么。她自有她的心志,她不愿意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干普普通通的工作,做普普通通的女人,她要出类拔萃,她要出人头地,做一个撒切尔式的女强人。当然,这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对谁都不能,哪怕像张丽颖这样特别谈得来的人,这是她个人心中的绝对隐私。

一个秋日的黄昏,在从教室回宿舍的路上,张丽颖望了望晴朗的淡橘色的天空,一群雪白的鸽子从天上飞过,对一脸沉思的东方雪宁说:

“今天的天气多好啊!雪宁,晚上给自己放个假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玩玩。那个地方玩起来感觉特别的不一樣,既有古典的恬静、诗情、意境,又有现代的热烈、时尚、色光味。”

“什么地方?”东方雪宁漫不经心地说。

“太虚幻境歌舞厅。”

“你说什么,什么境?”东方雪宁凝起了神。

“太虚幻境。”张丽颖见引起了东方雪宁的注意,也来了劲,“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你不是对红楼梦也挺欣赏、挺入迷吗?告诉你,那个歌舞厅就是仿照曹雪芹所描绘的太虚幻境装修、设置的,有着一股浓浓的太虚幻境的韵味。”

“真的吗?”东方雪宁被挑起了少有的兴致。《红楼梦》她一向很欣赏,欣赏《红楼梦》的思想性,欣赏《红楼梦》中的人物、意境,已很投入地读过三遍了。“有什么韵味你说来听听。”

“韵味这东西难以具体描述,只能自身去感受、品味。”张丽颖说到这里,可能是联想到了什么,说,“我记得歌舞厅中有这么一幅用楷书体写的毛笔字,很美、很有感染力——其素若何:春梅绽雪;